老子犹龙　孔子如凤

●张腾宇　林梦佳

龙与凤是中国古人精神世界中出类拔萃的灵物。提及“人中龙凤”，不少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、庞统，他们分别有“卧龙”“凤雏”的美称。其实在他们之前，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、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也曾被视若“人中龙凤”。

老子之学“不落言筌”

有趣的是，视老子为龙的正是孔子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录了这则故事：孔子从老子处问礼回来后，弟子们想听听老师对老子的评价。孔子经过一番思考后表示，老子实在非同寻常，真不知当如何形容他。如果一定要讲一讲，或许可说“其犹龙”吧。

之所以会认为老子跟龙相仿，孔子作了简短的说明：天上的飞鸟、水中的游鱼和山中的走兽，虽不容易捕获，但并非不可能，因为我们可以把握住它们的生活习性。比如鸟，我们知道它会飞；又如鱼，我们知道它会游；再如兽，我们知道它会走。而要捕获走兽可以用网套，捕获游鱼可以用垂纶，捕获飞鸟可以用箭射。但龙不同，能飞、能游、能走，行踪不定，变化莫测。

在这里，孔子传达的言外之意就是，老子其人其学非一般的世俗知见所能范围与牢笼。换言之，老子之学“不落言筌”。

在《史记》之外，《庄子》也有一段相关记载——

“诲人不倦”的孔子见过老子后多日没言语，这让弟子们感到有些反常。有人问老师：您去见老聃，对他有什么规谏和教诲吗？孔子道：此言差矣！我所见的老聃是跟龙一样的人物，而龙不论是蜷缩起来还是伸展开来，都是那么从容自在，乘云驾雾而优游于阴阳二气之间。老聃就是如此，其德其能皆在我之上。在他面前，我只有瞠目结舌的份，怎么可能去规谏、教诲呢？

听了孔子的描述后，弟子子贡感到非常不可思议：难道人真的可以像龙那样做到安居不动而神采奕奕、静默深沉却深切感人、言谈举止如同天地运行吗？

在这则故事中，作者借孔子与子贡之口而言的“合而成体，散而成章”“尸居而龙见，雷声而渊默，发动如天地”等，不仅体现了其心目中龙的形象，也体现了时人对老子“无为”主张的生动描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孔子将老子比作龙之时，老子似乎也把孔子比作凤。这则故事见于《太平御览》所引的一段《庄子》佚文中——

老子见到孔子及随行的弟子五人，便问孔子：他们都是谁？孔子根据弟子的各自特点分别作了介绍。听完之后，老子感叹道：我曾听说南方有种圣鸟，人们称其为凤。凤所居住的地方积石千里，栖息于如美玉般高贵、圣洁的琼树之上……凤鸟外表看起来十分华美，从头到尾无不彰显着圣明、仁义、智慧、贤德。

将孔子比作凤的，还有楚国的狂人接舆，这在《论语》中有明确记载。面对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孔子，接舆边走边唱道：凤凰啊，凤凰！如今道德浇薄，世风日下！过去的已经过去，多言无益；未来的尚未到来，还可期冀。

孔子崇文“约之以礼”

从上述记载和故事中不难看出，将老子、孔子比作龙凤，其实是古人的巧妙比德，其所注重的不是外在的形似而是内在的神似。

大体而言，龙凤是想象的产物，是历史记忆“层累”的结果。从先秦文献来看，龙并非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或“帝德”“天威”的标记，而似乎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，可以豢养甚至食用。如《左传》有言：“古者畜龙，故国有豢龙氏，有御龙氏。”

从甲骨文来看，龙可能是有着巨口獠牙的动物。在宋代画家马麟的《三官出巡图》中，水官所御之龙的嘴上套有粗实的链子也体现了这一点。这亦与老子给孔子留下的“不怒自威”“难以说服”的印象有几分暗合。

随着宗教祭祀活动的发展与需要，龙逐渐从现实世界进入精神世界，并因其能飞、能游而成为沟通天地的媒介、人神交通的使者以及在天地间自由遨游的象征。河南濮阳的蚌塑龙虎图以及战国帛画《人物龙凤图》《人物御龙图》等，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。

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，龙是作为马的高配版而出现的。在《周礼》中，就有“马八尺以上为龙”的说法。此外，正如有驷马之驾一样，神人所驾的龙往往也不止一条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南方祝融、北方禺彊、西方蓐收、东方勾芒四位神人皆是“乘两龙”。

进一步来看，神人御龙折射出古人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，这就是“游”。《庄子》开篇《逍遥游》描述了这种理想生活状态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……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”这似乎又合乎老子给孔子留下的印象，即老子思想“如天马行空”，贯通天地之间，穷究天人之际。

除了威猛而难以驯化之外，龙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屈能伸、能上能下，善于变化而不可捉摸。

《管子》有言：“欲小则化如蚕蠋，欲大则藏于天下，欲尚则凌于云气，欲下则入于深泉。变化无日，上下无时。”

刘向《说苑》有言：“神龙能为高，能为下，能为大，能为小，能为幽，能为明，能为短，能为长。昭乎其高也，渊乎其下也，薄乎天光也，高乎其著也。”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也有类似的解释：“龙，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巨，能短能长。”

这些描述同老子“贵守柔”之道有相似性。《庄子》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：“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，无誉无訾，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。一上一下，以和为量，浮游乎万物之祖。”

值得补充说明的是，关于如何理解孔子口中的龙，马王堆帛书《二三子问》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提示：面对弟子们的发问，孔子作了耐心的解答，其核心观点是“龙大矣”，变化万方而不失本形，可谓至神至能。这也正是老子其人其学所体现的特点。老子身为史官，博览群书而学识渊博，通晓古今而志究天人，不可谓不“大”。

而之所以用凤来比喻孔子，则与凤之德密切相关。简而言之，主要体现为两点：“文”与“德”。

《山海经》说：“有鸟焉，其状如鸡，五采而文，名曰凤皇，首文曰德，翼文曰义，背文曰礼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是鸟也，饮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见则天下安宁。”

可以说，“五采而文”是凤的鲜明特点，这与孔子其人其学亦相契合。作为夫子的孔子崇文，主张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”，希望以仁德教化民众，进而使天下从蒙昧走向文明。

与之相关联的是，凤凰也是一种圣德的象征。《尚书》有言：“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。”而世人“知孔子有圣德”，故比孔子于凤。

不难看出，与龙主要体现为一种遨游天地间的状态不同，凤更多体现的是协和万邦、四方来仪的姿态。

一言以蔽之，老子犹龙，孔子如凤；一贵幽隐，一尚文明。龙与水相关，凤与火相关；水渊深而幽隐，火灿烂而文明。

通过对龙与凤的意象品析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人对老子、孔子其人其学的认识；通过对老子、孔子其人其学的领悟，我们又可以增进对龙之大、凤之德的了解。

东汉《孔子见老子画像砖》。　资料图片

在宁静之声中捕捉心灵的真实呼唤

●李岚

人生之路宛如漫长旅途，我们犹如纷繁过客，迈过千山万水，体验过风霜雪雨般的风景。每个人人生独具特色，有各自独特的阅历以及深沉的思考，它们汇聚成了内心世界那涓涓细流的声音。在这众多声音之中，最富启迪性且震撼人心的莫过于沉默之声。

无声的力量如同一股清泉，使我们得以平息喧嚣，倾听内心那些最真挚、最诚恳的声音。它引领我们停下匆匆脚步，深情观赏自身内心世界，听见潜藏在心海深处那些未经修饰的声音。正是这股力量，让我们在纷乱嘈杂的世事中寻得一份平衡，更为深入地认清自己、反省自己、取悦自己。

在宁静中，我们可以更透彻地理解自身。那些在繁忙事务和喧闹环境中被忽略的声音，那些我们内心深处恐惧、忧虑、期盼甚至渴望、决心、梦想的声音，都会在此刻尽数呈现。当我们学会在寂静中倾听它们，看透内心的真实世界，我们便不再害怕，明白我们所追寻的究竟是何物，以及我们到底要付出什么。

在默契中，我们能够与他人的沟通达到更高的深度。当我们习惯于在无声中倾听他人，会更深入地理解他人的心境，更好地进行情感交流。在言辞与行径的背后，听得见他人内心深处的各种复杂声音。这些呼声或许是他们的理想、疑虑、困苦，或是他们的恐慌、痛楚、愤怒等情感波澜。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，才能与其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，建立更加和谐、真诚的人际关系。

在孤独中，我们能够实现对自我困扰的从容应对。每当遭遇困惑与难题之时，我们往往会陷入紧张与惊惶。然而置身于静谧之中，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洞察自身面临的困惑，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良策。那些在问题发生之前就已经悄然萌芽的念头，是我们对问题的疑虑与反思，将引领我们看清问题本质，找到破解之道。

人生路漫漫，在这个熙攘的尘世，我们需学会静默，使内心世界获得更深沉的宁静，聆听到那些最为真实的声响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生命之路上稳步向前，坚定地追逐自己的梦想。

清交素友

●崔艳

交友贵在交心。最好的友谊是性情的相投、精神的共鸣，超越物质层面而达至心灵契合。南朝王僧达《祭颜光禄文》有云：“清交素友，比景共波。”清交，即纯洁的交往；素友，即真诚的朋友。在人际交往中，要做到不为私利而动、不为诱惑而乱、不为权势所扰，交到良友、挚友、净友，当践行“清”“素”二字。

清，《说文解字》释：“朂（朗）也，澂水之皃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朂者，明也。澂而后明，故云澂水之皃。”本义是水明澈，与“浊”相对，引申为清洁、高洁等义。素，《说文解字》释：“白致缯也。”本义是未经加工的丝织品，由此引申指白色、本色，又指颜色不艳丽、素雅，再引申为不加修饰、本来、原有、质朴、真诚等义项。

清交素友以志同道合为基础，追求的是志趣相投、心心相印，无关功利却真诚牢靠。刘禹锡和柳宗元两人诗风不同，却相互欣赏，视彼此为知音，平时诗书唱和，落难时不离不弃。柳去世后，刘不负所托，为柳整理遗稿，养柳六岁子如己出，世称“刘柳之交”。韩愈在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盛赞了二人的真情厚谊，然后笔锋一转，对与“清交”相反的“俗交”进行了批判：“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，酒食游戏相征逐，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负，真若可信；一旦临小利害，仅如毛发比，反眼若不相识。落陷穽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挤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”“俗交”平日里相互讨好，吃喝玩乐来往频繁，可一旦有利害冲突时，即使像头发丝般细小，也翻脸不认人，甚至落井下石。

《庄子·山木》有云：“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；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彼无故以合者，则无故以离。”纯洁的交往清淡如水，相交出于无心、相助出于无为，没有功利目的性，却能长久不衰。而势利之交是冲着权势、利益而来，这种“甘若醴”是以相互利用为基础，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，所谓的“友谊”说断就断。正如隋朝王通《中说·礼乐》所言：“以势交者，势倾则绝；以利交者，利穷则散；以权相交，权失则弃。”

清交素友以“德”为核心，看重的是道义、感情、人品。对此，孟子早有劝诫：“不挟长，不挟贵，不挟兄弟而友；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挟也。”就是说，交朋友的原则，应当交的是品德，而不是看年龄、穷富、地位、亲疏等功利因素。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，中国人向来倡导相互砥砺、共同进步的君子之交，建立同心同德、清清爽爽的同志友谊。“人民的好书记”焦裕禄生前爱交四类朋友：热爱劳动的人、有一技之长的人、生活困难的人、人穷志不短的人。这四类朋友无关权势利益，焦裕禄却与他们心心相印、亲密无间，可谓以德交友。

清则久，素则牢。把握好“清”“素”二字，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，当净心、净己、净友，以党性为原则，摈弃择富、择权、择势、择利等庸俗化、实用化交往，以同道为朋，多到群众中走动，多交作风正派的良友、学识渊博的益友、过失相规的诤友，以友助道、以友辅仁，少些应酬之累、多些清素之美，以免落入扭曲的关系网和人情陷阱。

龙王传说的演变

●施爱东

喜欢《西游记》的人，对里面能够兴云降雨的龙王肯定不陌生。一方面，孙悟空在宝物众多的东海龙宫借到了书中最重要的武器——如意金箍棒；另一方面，取经路上，上至海龙王，下至井龙王，大小龙王们经常通过降雨等方式帮助师徒四人化险为夷。此外，唐僧的坐骑白龙马，就是犯了错的东海龙王三太子变化而成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龙王与我们所说的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有区别的。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神龙，而是融合多种文化产生的一种人格化地方神。就像《西游记》中时常出现的土地神、山神，是管理一方的小神，司水的各种龙王，在神界的地位也不是太高。龙王须听玉帝调遣，稍有差池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。

将动物的龙人格化，变成具有人的情感的龙王，有一个过程。就像天上的牵牛星，当他被定义为祭祀用的牲畜牛的时候，是不可能与织女发生恋爱关系的，只有到了汉代，当牵牛星人格化，成为放牛郎的时候，他与织女的故事才能开始。同样的道理，无论古代传说中的龙多么神奇，如果没有人格化，它就不可能成为故事主角，即便在著名的叶公好龙的故事中，龙依然是配角。

龙的人格化转化，源于佛教龙王概念的传入。季羡林说：“中译佛经里面的‘龙’字实际上是梵文Nāga的翻译。Nāga的意思是‘蛇’。因此，我们也就可以说，佛教传入以后，‘龙’的涵义变了。佛经里，以及唐代传奇文里的‘龙王’就是梵文Nāgarāja、Nāgarāj或Nāgarājan的翻译。”

西晋译经师竺法护于公元285年翻译《佛说海龙王经》，将Nāga译成龙王，揭开了佛教龙王与中国神龙的融合史。

在佛教观念中，龙众是佛教的重要护法神，龙王则是龙众的王者。龙王法力高强，地位却很低，修成正果的龙王才能脱身为人。也就是说，佛教龙众的地位远在人之下，这跟中国神龙的地位不一样。

但是，佛教龙王与中国神龙也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它们都有蛇一样的身体，都神通广大，善于变化，都有司水、降雨的功能。

龙王获封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龙与特定方位有关，比如“左青龙，右白虎”“东方苍龙七宿”等说法，早在汉以前就已产生。但是，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观念，却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兴起的。

早在东晋的佛教译著《大灌顶经》中，就记载了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的五方龙王。这些龙王的名字如阿修诃、那头化提等，看起来虽是佛教名字，但是，只要一看这些龙王的称号——东方青龙神王、南方赤龙神王、西方白龙神王、北方黑龙神王、中央黄龙神王，就知道这是地地道道的“中国特产”，至少是掺杂了中国五行观念的混血龙。也就是说，翻译者或者传抄者在将佛经转译成中文的时候，就已经参照中国文化观念，将佛经内容中国化了。

汉魏以降，大量的大乘佛经被翻译成汉语，伴随着僧侣的口头传讲，佛教的龙王故事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。道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四海龙王的概念。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，隋唐大一统王朝中央集权不断加强，道教神仙系统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，龙王被当作玉皇大帝的海域司官，分赴四海，主司行云布雨。这一定位很快得到唐王朝的首肯，据杜佑《通典》记载，唐玄宗于天宝十载（751年）赐封四海龙王，以东海为广德王，南海为广利王，西海为广润王，北海为广泽王。

也就是说，唐王朝通过分封神灵系统，强化了中央统治者的自我定位，将山川湖海的神权统治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体系，明确龙王只是作为唐王朝的神界臣属，负责管理四海疆域。后世王朝一直沿袭这一制度，不断强化“四海龙王来进表，八方归顺圣明君”的盛世局面。

官方权威认证直接导致了龙王庙的全面勃兴和日渐泛滥，龙王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。龙不再是旧神庙中的配祀土龙，而是变身为冕服梁冠的人形龙王，以主神名义高踞神坛。佛教、道教和国家制度对于龙王地位的肯定，有力推动了中国龙神的龙王化，也即人格化，同时也导致江河湖海原有水神、河伯系统的神权旁落。大大小小的龙王逐渐接管了所有大到海域、江河，小到湖潭、深涧的各级水域，中国神龙的职能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理水降雨成为龙王最重要的神职。

龙女有情

早期的中国龙神很少涉及性别问题，从来没有出现过龙女形象，但在佛教中却有许多龙女感恩，以及与人婚配的故事。

中国的龙女形象较早出现于唐传奇《梁公四记》，故事说梁武帝得知东海龙王的七女儿掌管宝珠，知道龙女喜欢吃烧燕，于是派使者前往求宝：“（使者）以其（烧燕）上上者献龙女，龙女食之大嘉。又上玉函青缶，具陈帝旨。洞中有千岁龙，能变化，出入人间，有善译时俗之言。龙女知帝礼之，以大珠三、小珠七、杂珠一石，以报帝。”故事中不仅出现了掌管珠宝的龙女，还出现了能够充当人与龙之间翻译的千岁龙。

唐代开始，龙王、龙女故事大量涌现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李朝威（约766—820年）的《柳毅传》，其中的龙君和龙女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格特征。故事讲述落第书生柳毅回乡，途经泾阳，遇见嫁给泾川龙王次子的落难龙女，龙女声称自己遭到虐待，流放牧羊，请柳毅代向其父洞庭龙君送个信。柳毅仗义传书，千里迢迢赶到洞庭。洞庭龙君的弟弟钱塘龙君是个暴脾气，闻讯马上现出龙身，飞往泾川，诛杀泾川龙子，救回龙女。此后又经波折，龙女与柳毅终成眷属。

《柳毅传》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名篇，是较早的空间穿越小说，其中每个龙王的性格各异，对钱塘龙君战前龙形、战后人形、性格变化的描写尤其生动，洞庭龙君沉稳仁厚，老谋深算的特征也很鲜明。龙女则对柳毅说出了“勿以他类，遂为无心”的名言，意思是不要以为我们不是人类就没有人的感情，这个观点对后世龙王、龙女故事的创作影响极大。

佛教龙王不仅有人格化的思维和情感，还有眷属、龙宫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，宫中藏有各种奇珍异宝，这些故事要素进入中国原有的龙文化系统之后，又与中国的修仙文化、异类婚故事相融合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长出了更多脍炙人口的龙王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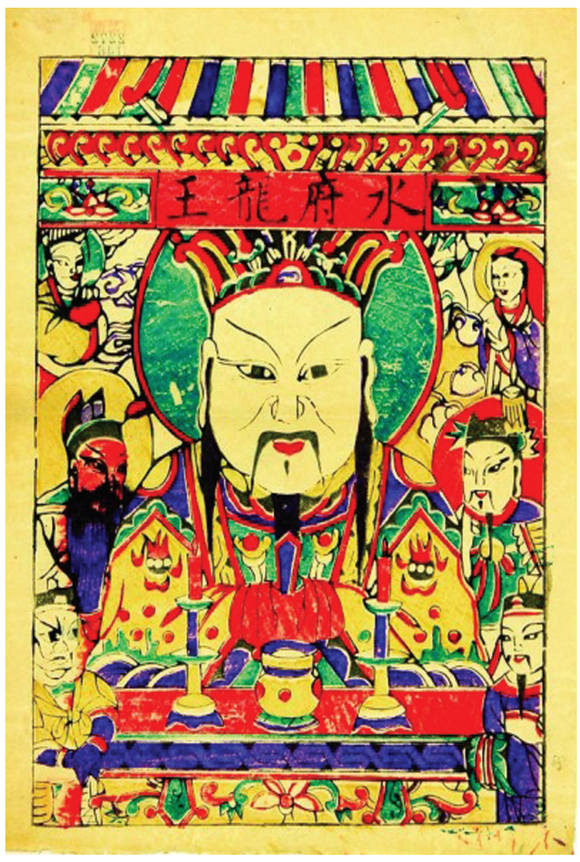
有情有义的龙王形象大大激发民众的龙文化热情和龙故事创作。唐宋以降，龙王家族谱系在民众的口头叙事中不断完善，龙母故事、龙女故事、龙父子故事、龙兄弟故事不断涌现，构成一个极为庞大的龙王传说体系。

龙宫多宝

早期的中国神龙主要是作为沟通天地的交通工具，人们从来没有关心过它们的住处和财富。龙宫的概念来自佛教，佛经中的龙宫大多处在深海，隋译佛经《大法炬陀罗尼经》就称：“是大海，水深八万四千由旬，其下乃有诸龙宫殿住所，及阿修罗迦楼罗等宫殿住处。”龙宫，以及龙宫富有大海无穷珍宝的观念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龙王故事。

《柳毅传》所描述的龙宫形象就是中国的理想乐土，“台阁相向，门户千万，奇草珍木，无所不有”，其灵虚殿更是“人间珍宝毕尽于此，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床以珊瑚，帘以水精，雕琉璃于翠楣，饰琥珀于虹栋，奇秀深杳，不可殚言”。龙宫宴乐场面，也类似人间王宫之堂会。

画家钟金枝的《水国诸神》（局部）描绘了龙王行雨的场景　施爱东提供



民国时期龙王甲马（用于祭神的纸）　施爱东提供

正因为龙王拥宝无数，因此，龙王报恩赠宝，就成了龙王故事的一个常见母题。龙王所赠宝物往往是人间稀有之物，受赠者得宝之后，不仅衣食无忧，且能富甲一方。《柳毅传》说龙王赠宝，柳毅回到人间：“因适广陵宝肆，鬻其所得，百未发一，财已盈兆。”

龙宫多宝传说中最广为人所知的，就是《西游记》中讲到的孙悟空金箍棒的来历。明清之际，随着龙王传说的泛滥，龙王在神界的地位也日益下降。孙悟空缺少一件称手的兵器，听说东海龙王“享乐瑶宫贝阙”，上门索宝。龙王找不出悟空满意的兵器，悟空要起无赖，说：“古人云：‘愁海龙王没宝哩！’你再去寻寻看，若有可意的，一一奉价。”竟将那龙宫的天河定底神珍铁当如意金箍棒拿走了，不仅一分钱未付，还“一路打出去”，完全没把四海龙王当回事。

佛教龙王虽然不等于中国神龙，但是，龙字的符号同一性，为两者的语义融合奠定了语言基础。龙王的中国化过程，其实也是中国神龙的龙王化过程，不同语言、语义的碰撞与融合，启发了语言所指的奇妙生长，刺激了原生文化的蓬勃新生，这正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。